



# 玉米香,夏日长

□作者:李志杰

在广袤的田野上,玉米并不是家乡的主要农作物,一般人家是在边角地上种一些玉米。玉米是粗粮,营养价值丰富,是小麦、水稻等农作物的有益补充。现在宴会的酒席上,一盘水煮山芋、花生、玉米的拼盘,香气袅袅,大受欢迎,让人留恋。

我们全家都爱吃玉米。清明后,春风拂过院墙,家里在院墙外种了第一批玉米。间隔二十来天,在收获后的菜地分别种上第二批、第三批玉米,这样,整个夏天都能享受玉米的清香美味。

种玉米是点种,用小锹在地块上,间隔大概 40 公分,挖开一个口子,放两粒玉米种,如果都出苗了,需拔掉一棵,或移栽到没出苗的地方。

入夏,首批种植玉米,秸秆亭亭玉立,叶子青青翠翠,果实清秀饱满,散发诱人的清香。我们这地方有称玉米为“棒头儿”的,也有称“胖头儿”的,是否与玉米饱满的外形有关?不得而知。

玉米香,夏日长,清香将我带到遥远的童年,带到遥远的夏日时光。小时候见到炸炒米就很兴奋,除了用米,还用晒干的玉米粒炸,蓬蓬松松,香脆可口,是

极好的零食。那时啃过玉米的秸秆,似甘蔗,有点甜,是物质贫乏年代的美妙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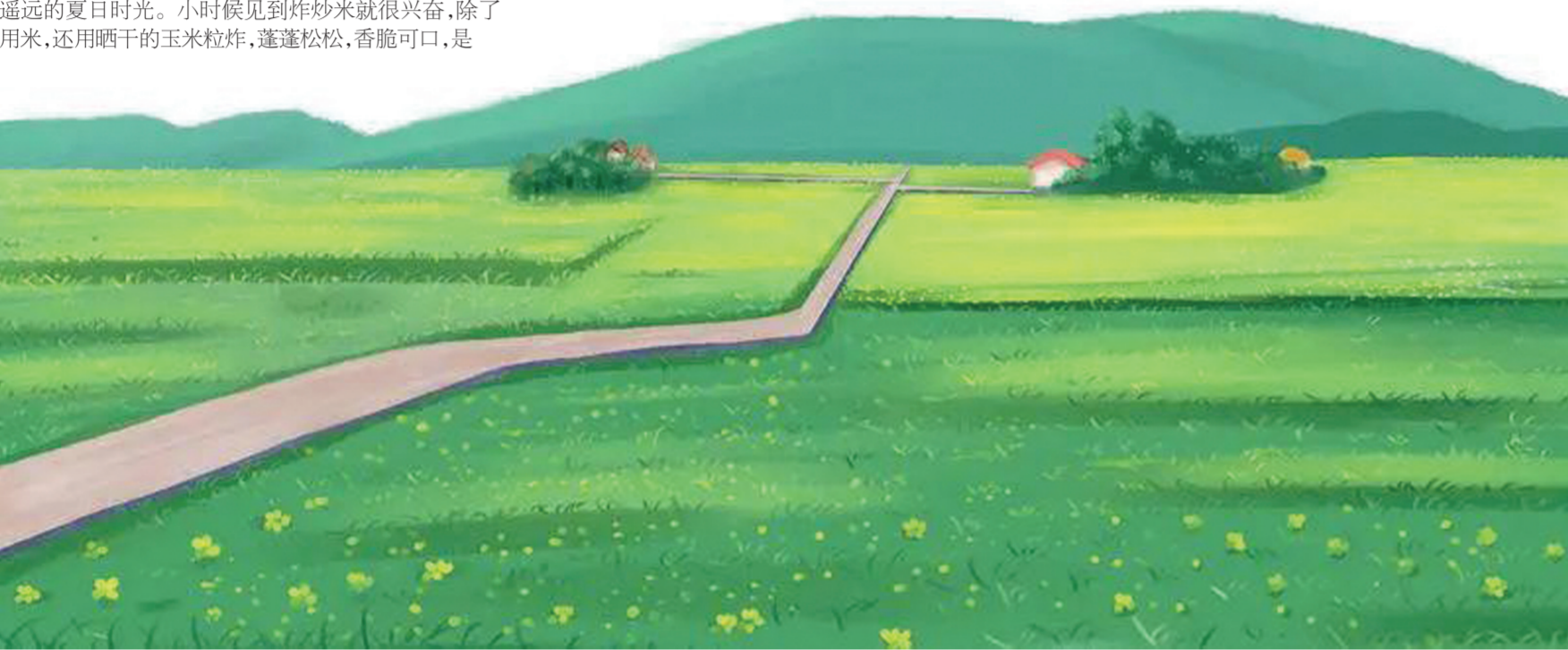
这土生土长的玉米,吸收大地的精华与灵气,滋味清香鲜甜独特。夏日漫长,玉米抚人心。隔天掰几根极嫩的玉米,剥掉绿衣,直接用水煮,亦可搁点盐,滋味更鲜美。颗颗玉米粒,泛白淡黄,晶莹剔透,饱满诱人,散发白玉般的光泽。这玉米,是名副其实的“玉”米呢。诱人的嫩玉米,啃起来不停嘴,清新清甜清香的气息包围舌间,充斥味蕾,让人怀想乡村的种种美好。甚至啃完玉米粒,那渗透汁液的玉米棒儿,也极嫩透鲜,清甜可人,滋味美妙。

记得二十多年前,初夏时节,在家乡的小饭店,第一次品尝到炒嫩玉米这道菜。玉米极嫩,玉米粒尚未完全成形,连玉米棒儿一起切成丁,与瘦肉同炒,很清爽很可口很新潮的一道菜,让我对家乡的大厨刮目相看。后来自己也用玉米做菜,玉米虾仁青豆,再来一些切成丁的青红椒相

炒,色香味俱全。倘若蛋炒饭里没有玉米粒,滋味就差了一些。玉米切块,与排骨炖,荤素搭配,滋味相融,鲜香清甜,非同一般。

读过毕飞宇的小说《玉米》,玉米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农村女孩的名字,是老大,还有玉穗、玉秀、玉英、玉叶、玉苗、玉秧六个妹妹,只有“小八子”王红兵是男孩。小说写玉米、玉秀、玉秧三姐妹不同的性格命运和人生故事,呈现的是过去乡村的奇特画卷。玉米的叶、秧、苗、穗都氤氲着乡村的水汽,她们就是一个个水灵灵的乡村女孩。

玉米清香夏日长,品尝玉米的滋味,就像恋上乡村的女孩,那无数美好的乡村往事便如潮水般向我涌来。在这玉米的香气中,我看到了儿时在田间奔跑嬉戏的身影,听到了夏夜阵阵的蛙鸣声,感受到了乡村那淳朴而温暖的烟火气息。玉米香,是乡村的味道,是童年的味道,更是心灵深处永远的慰藉。



# 捧好自己的福气

□作者:李廷英

结婚前我就发现婆婆虽然人很热情,豪爽,可讲话总是嗓门很大,甚至有时候说话也不太注意方式方法。我那时心想,反正与老人不住在一起,也就见怪不怪。

可世事难料,生完孩子坐月子期间,婆婆心疼孩子,每天早上来晚上回去。有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小家伙哄入睡,可婆婆推门进来,一嗓子吼下来,孩子马上被惊醒……

因为每晚熬夜带孩子,我情绪波动起伏很大,婆婆不太会讲话,经常在我心烦意乱时,讲张家媳妇,李家姑娘的一些家常话,有的言语甚至让人感到尴尬。一个月下来,我和婆婆虽没有唇枪舌战,可也算是积怨很深,坐月子期间,我的生日婆婆也忘了。

出了月子,婆婆不再天天来了,我觉得耳朵清净许多。可没过多久,婆婆又来了,这一次她大包小包,带来各种蔬菜和鸡蛋。恰好母亲也在,我忙对婆婆说,城里买菜很方便,不用那么麻烦。可婆婆说,城里的蔬菜

可能有农药和催熟剂,她特意在老家为我们种的菜用的是农家肥……

听到这里,我心里顿时一阵酸楚,黄土地里长大的人,憨厚、实诚,勤劳也善良,原本以为她回去以后再也不想看到我了。谁知老人根本没有跟我记仇,而是忙着种菜,收菜去了。

母亲把我拉到卧室里,轻言细语耐心给我讲:“你要好好和婆婆说话,对你婆婆好,她记不住你的生日或许是忙着办孩子的满月酒去了,你要记得她的生日……”母亲一席话点醒了我,忙翻看日历,婆婆的生日也快到了。

周末的时候,我约上先生,带上儿子,一起去给婆婆送新衣服。车子路过农贸市场的时候,我去买了小白菜、水果黄瓜、苦菊的种子。到了老家,我提议全家一起去菜地种菜,先生负责挑水,婆婆掌握技术,我按照婆婆的指示浇水,儿子在菜地追蝴蝶,婆婆和儿子的笑声传遍了整个小山村。这时,我才发现嗓门儿大也

是好的,因为笑声也大呀。

等到婆婆生日这天,我早早地去农贸市场买了很多肉和菜,各种的食材搭配好了装在盘子里,给婆婆打了一个电话,告诉她一切准备妥当,就等着她来啦。

婆婆骑着她的电瓶车欢欢喜喜地进了门,一个劲儿说把我生日忘记了,明年要给我补上,我说今天一起过,家人们平平安安就是开心的事情。因为母亲的谆谆教导,多想对方的好,学会感恩,我和婆婆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。

吃了饭,婆婆和我唠嗑,老家邻居张婶去山上干活的时候把腿摔断了,因为出门干活没有带手机,只好自己找来树枝和草藤简单固定住伤口的位置,慢慢地爬到路上……听着听着,我的眼眶湿湿的,假装用手扶了一下眼镜。

我捧着婆婆粗糙的手,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,就拍了拍她那布满皱纹的手背。心里想呀,家里人的平安和健康就是我的福气哟。



荷塘野趣 李 陶 摄

# 炊烟袅袅唤归家

□作者:许梦云

趁着周末,我回乡上看外婆。然而,交通拥堵却让车程比预想的还要漫长。我不禁泛起一丝焦虑,不安地看向手表,此刻已是饭点。突然想起,我小时候在乡下,对饭点的概念不是精准的时间,而是袅袅升起的炊烟。

小时候放学,我总是和小伙伴们在村口的大树下玩耍。我们沉浸在各种趣味横生的游戏中,常常玩得忘记时间。直到大人们站在家门口,大声唤我们回家吃饭,我们才会一哄而散,寻着自家炊烟的方向,一路小跑回家。

炊烟,那缕缕升腾的烟雾中,总是裹挟着诱人的饭菜香气。从小我就练就了闻烟识菜的本领。每当我踏着夕阳,走在回家的路上,沿途便传来各家厨房忙碌的声音,“吱吱”的炒菜声,“呼哧呼哧”的风箱声和闲聊的谈笑声,交织在一起,如一首美妙的乡村交响乐。我总是努力地嗅着邻居家的炊烟,猜测他们的晚餐。王婆婆家做的是红烧排骨,李婆婆家做的是醋熘茄子……

若是恰巧遇见我心心念念的美味,我定会精心计算着时间,待到饭点临近,便找个恰到好处的借口去串门。刚开始我总会故作惊讶地表示自己来错了时间,而后假装不好意思地托词几句,最后才“勉为其难”地入座,蹭吃几口。

在那个年代,吃百家饭是常有的事,大家都见怪不怪,反而觉得人多热闹。有时,邻家阿婆做了我喜欢吃的菜,不等我找借口上门,她已端着一盘来我家,给我加餐。

炊烟,不仅能告诉我菜名,还能传递着外公归来的讯息。外婆炒菜喜欢大火爆炒,她总爱将灶膛的火烧得最旺,直至红光满面,方肯心满意足地放下手中的柴火。因此,外婆烧灶时,炊烟总是粗犷而有力。外公则喜欢小火慢煨,偏爱少量多次地加柴。正因如此,当那细腻柔軟的白烟从烟囱中悠然升起,我便能立刻捕捉到外公归来的信号。顾不上和小伙伴道别,我飞奔回家,找外公陪我下象棋。外公总会不留痕迹地让子,让我体

验获胜的喜悦。

如今,家家户户的条件越来越好,那些传统土灶都改成了燃气灶。但外婆家依然保留了一隅属于土灶的空间,满足我对柴火味的向往。

正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,车辆已悄然停在了外婆家的门前。我凝视着那袅袅升起的炊烟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熟悉的饭菜香传来。我边走进家门,边大声地向厨房里忙碌的外婆询问是不是又炖了老母鸡?外婆笑着说:“你的鼻子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灵。”

